

天下郡國利病書

天下圖書集成

卷八

九邊四夷

備錄終

遼東論

周弘祖

遼東為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國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該鎮總計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九疋、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天津海道止可達於廣寧迤西一帶、其金復海等處、仍以登萊海道為徑。○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許氏云云矣、大意謂東北諸夷屋居火食、射獵非其所優、西北諸夷既在羈縻之屬、竊發頻多、終不敢

顯然大舉要在隨時安輯先事申嚴俾恩威并著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豈知夷運亦有盛衰乎今適值東夷運衰耳如對廬者足智多謀坐摧唐甲効里鉢阿骨打者沉毅勇鷙健鬪無前皆遼以東產也即北狄如此輩者指可幾屈哉蓋白山聳秀渤海濛澗鴨綠混同左右遙相持護山川融結其生尤物宜矣乃若規三岔以通上谷之徑控金海以擅魚鹽之饒東據開元以為襟然必整理威遠青陽而開元之藩籬益固北據廣寧以為吭然必措置臨潢鎮靜而廣寧之形勢益張經斯鎮者幸無以東夷之弱而易之也至於山海一線之関我塞彼不可來彼塞我亦難往中原多事遼東其自為一區乎公孫康可觀矣

薊州論

薊燕京左輔也古會州地國初即其地封寧藩設大寧都司營州等
衛與宣府遼東、西並建以為外邊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
封寧王於南昌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
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
來互市永為藩籬即朵顏大寧餘福是也自此宣遼隔越聲援斷絕
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
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朵顏獨盛結親迤
北累肆內侵參將陳乾魏祥前後重兵陷沒嘉靖二十九年復道虜
入直逼京都始議添設總督軍門駐劄薊州總計馬步官軍七萬八
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石荳六萬七千五百石子粒
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萬綿布一十二

萬一千六百餘疋、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斤、草四十萬三千束。○開平陷入虜庭、犬寧徙之三衛。天子自為藩籬矣、在今日邊情、惟薊鎮為急、規復舊疆、未敢卒言、乃若築垣固封、列兵扼險、雖過計、不為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也、何也、所關至重也、今計其制禦之勢、大畧有四焉、以冷水口為一路、自山海關抵太平寨、而以建昌為適中之地、以古北口為一路、自馬蘭峪抵石嶺塘、而以密雲為適中之地、以昌平為一路、自渤海所抵鎮邊城、即以昌平為適中之地、以紫荆倒馬為一路、自沿河口抵故關、而以易州為適中之地、顧此關口、均云要害、而古北口為尤要、何也、蓋冷水馬蘭有重岡疊嶂、以為天險、紫荆倒馬有漁陽上谷、以為外藩、古北口一帶沙淤水漫、平夷曠邈、萬騎馳驟縱橫、無防然、總之亦有險可據也、虜若自黃榆川而來、

則必由潮河川自磚梁子而來則必由黃家寨自黑谷關而來則必由三箇嶺顧此三處者兩山夾峙真我兵之占地也過此不守使賊入平原曠野則欲戰不能欲守不得矣乃若陝卒入衛始自庚戌今歲額馬億甚矣括其資以募土著不兩宜乎當事者竟默而不言豈以國事為家事者哉

宣府論

宣府漢上谷郡國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厓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直接獨石文皇三埽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自大寧淪失之後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迺衛獨石棄地蓋三百餘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沒雖旋收復然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總計本鎮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

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疋、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一百五十三石、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糧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草二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一束。○宣府自東路之西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中北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為山西界、自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保德州、為黃河界、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接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為保定界、歷龍泉、紫荆、倒馬、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為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岡、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

所以限華夷者奈何邇者夷虜結陣長驅遠掠汾沁全晉為背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耶良由法紀弛防範日懈故有險與無險同夫設險云者因地利而紀之以人力也內倚諸關外增崇垣百萬綿堞比之金湯任宣府者不責以戰而責以守其不能乎

大同論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應朔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逼黃河焦家坪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無虛日焉總計該鎮馬步官軍舍餘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屯

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疋、山西起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四錢、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疋、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每石折銀四錢。○唐築受降城、守在河外、漢用主父偃之策、據河為守。國初棄置豐州、獨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逮正統以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且自五堡激變、撫驕軍悍卒如撫嬰兒、啼則與果稍刺、作聲以軟語提携之、無復上下分大同之紀綱、日墜、況山川平夷、曠邈在、可通、北虜竊穴套中時、竊發則今日之大同、稱難守。

焉。若夫尋漢唐之故跡，未敢輕言復東勝之舊封，亦難卒辦而補偏救弊之政。其在陽和天城二路者，不宜專守陽和天城，而宜分據瓦窯、永嘉、白羊、鵲鴿之險。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不宜專守左右二衛，而宜分據黑山、華皮溝、牛心兔毛河之險。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不宜專守平虜老營，宜分據黃家山、井坪、紅門之險。乃若偏頭、寧武、鴈門三關，語其地則寧武據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為東西之應援。實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苛嵐，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意焉。偏頭四逼黃河，與套虜僅隔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於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不得已焉耳。鴈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

之衝、通忻代、崞諸郡縣之路、虜從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窠莫非要、守鴈門、警備、於是為急矣、嗟乎、百孔千瘡之鎮、必得豪傑者專任之、明罰勅法、不猛不寬、漸而待之、庶有濟乎、

榆林論

榆林舊治在綏德、秦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沒西夏、元季章孔興據守、國朝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千戶所屯治榆林、成化八年、都御史余子俊廣開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邊牆起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千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該鎮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疋、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民糧三千九百石、草八十八萬一

千二百六十束。○余肅敏城築榆林，世多侈其績，而引以為罪者亦間有焉。在許論則云襟吭既據，內地遂安；在王越則云虜賊大舉或由榆林東，雙山堡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花馬池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在其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舊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為利也。一氏皆以籌邊久著聲稱者，是非安所折衷哉！大抵移鎮榆林，包收米脂、魚河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連牛心之堡，可便應援；西截河套之衝，可便耕牧。千三百里樹藝樵採圍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我軍之耕牧絕矣。耕牧絕，則轉輸艱矣。轉輸艱，則士伍耗矣。是榆林受病之原，乃在於失河套之初，而不在于移鎮榆林之日也。榆林之軍不患不勇敢。

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復來。米珠草桂之謠也。許氏謂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悉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此今日之急務也。乃若亂蜂墩野猪峽。是直衝魚河之徑。虜自此出軍駐。斷榆林綏德為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岸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虜賊大舉多由此入。經斯鎮者其留意焉。

寧夏論

寧夏亦朔方地。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為關陝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槩也。成化前虜患多在西河。自虜據套以來。河東三百里更為敵衝。築牆畫守。始于巡撫徐廷璋。而花馬池一帶邊牆皆總制楊一清王

瓊唐龍增築本鎮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足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束○國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虜巢深山大河勢固在彼靈夏外險反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以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為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誠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砲泉等處以中衛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遠堡舊安寨等處以花馬池為一路

而其險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興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為尤要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畧也通計四路之虜情言之花馬池為最急寧夏次之平虜中衛又次之何也平虜徙自鎮遠失地百里民利雖促阨塞可憑中衛偏在西隅寧夏四百餘里然塹山堙谷有險足恃分闔參遊氣勢自別地狹易守責以中材亦足辦矣寧夏當賀蘭之衝乃前山後山諸賊出入之徑趙瑛周尚文素著威名亦曾敗績此山之下顧今將領較二子何如哉花馬與套虜為隣沿河三百里盡為敵衝是故虜窺平固則直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可禦零賊如大舉河套虜騎長驅陝西